

花城出版社



郎毛 著

传说中的痛苦

PAIN TOLD IN LEGENDS



传说中的痛苦

郎 毛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说中的痛苦/郎毛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12
ISBN 7-5360-3418-0

I.传... II.郎...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765 号

传说中的痛苦

郎毛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 插页 240,000 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5360-3418-0

I·2827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作的伦理

(代序)

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冬日,在郑州金水河边黄委会的一间单身公寓里,我第一次读到了郎毛的许多手稿。那一刻使我惊讶而兴奋。披阅这些手稿使我产生一种“地下工作者”式的神秘压抑和激动不安。“地下状态”事实上曾长期是郎毛体验着的一种写作的位置。对于意识形态控制与宽容的限度、对于与之联姻的文学体制来说,做一个“不成功的写作者”,既属于厄运与宿命,也几乎是一种写作伦理的选择。在历史和生活的漫长时光里,失败和道德似乎永远是一对双胞胎。我意识到郎毛一直执著于他的不成功。直到如今面对体制缝隙中的文学市场,他仍在强调一种“不成功的写作”:他将之称之为“前小说”或“后随笔”。

无论当时或现在,我不知道我读到的这些文字该被称作什么。寓言?讽喻故事?或者:小说?随笔?但我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期那特有的沉寂里,知识界还不知如何使思想和表达能力康复的状况下,一个特殊的有力的声音、一个一直不成功的写作者在说话了,他使用寓言和虚构故事,来处理那些看来仍无力触及的主题,来描述一种复杂的新的文化经验。为智慧的痛苦、为讽刺诅咒、为良知的失声痛哭提供了一种语言。至今我还记得郎毛那瘦弱而坚定的手迹:《暴力乌托邦》、《国王的战争》、《手套党人》、《大人千古》、《僵尸的歌唱》、《贫苦夫妇》……那些文字以接近于恶梦的寓言来拆解陈旧的然而业已石化的意识形态建筑,在钦定的历史

叙事中掺进了颠覆性的虚构内容。在这些恶梦式的寓言里,我遇到了令人毛发悚然的恐怖,和同样令人毛发悚然的讽刺。这是“愤世嫉俗面对理性的无能而激动,悲哀面对感情的麻木而表现”。他创造了一种融荒谬的幻象和人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史于一体的讽喻风格。正像这段历史本身把政治镇压与乌托邦的引诱、激进的进步理念与陈腐、贫困的宗派观念以及理想主义与诺言制度熔为一炉的革命炼金术一样。

在这些“小说”或“随笔”中,郎毛特别醉心于接近于寓言的叙述方法。一些历史主体的概念和一些历史理念比如“人民”、“真理”、“上帝”……成了这些讽喻故事中的主人公。历史主体的概念和权力、暴力的概念经常处于对峙与媾合的交替状态中。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也有想象与谎言的空间。这一切寓言化的叙事显示了作者的某种深思熟虑,既是写作的灵感闪现,又不仅仅是灵机的一动。他描述了一个讽刺性的乌托邦,或者:一个赞美诗般的乌托邦向恶梦般的乌托邦的变异的历史逻辑,以及,后者把前者视为自身存在的永恒合法性的谎言。他用一曲讽刺性的歌谣的形式讲述了正统观念在几代人中间总想史诗般地讲述的东西。这些叙述使我们感知:史诗早已变为讽刺寓言。尽管恐怖森然依旧但已充满了喜剧,历史主体的概念已由幻想的史诗英雄沦为喜剧性寓言中的丑角。

九十年代后期,知识界开始讨论的一些主题,暴力与乌托邦的关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理想主义与历史的实践等话题,在郎毛的这些“前小说”或“后随笔”作品中都以一部九十年代文化引论的方式被探讨过,后来的讨论的欲说还休的性质,甚至还没有达到这些虚构作品的警世深度。

九十年代后期写作以“普罗米修斯”系列为载体的“故事新编”里,郎毛用一种充满引文的、更加博学的方式再次展现了这些主

题。在故事与思辨的交互文本里,他再次使用既叙述又思考的本领,通过神话、文学史、宗教、诗歌等等来发掘通往历史与现实的隧道。《传说中的痛苦》是强烈而持续性的;《普罗米修斯的乌托邦之旅》显然是《暴力乌托邦》的续篇。郎毛关注的仍然是现在这一位置与可能性。寓言化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出自于批判性的理解的需要。

无论这些作品被称为什么,小说、随笔、寓言、悲剧,它们都会为这一文体增加一些要素和光彩,冷隽的观察与思考、辛辣的讽刺只是这些作品的一面。它的另一特质显示了作者温存的观察力,这不仅是指这部书中另一些洋溢着温暖的感官性的作品,也是指即使在讽喻里、在尖刻的批判里也怀有几乎具有一种宗教根源的同情与哀怜,这种情感里埋藏着对良知和美好之物的渴望。而批判与讽喻则植根于它的深处。

对这些非规范的文本保持沉默,或忽略其存在价值不再是郎毛这样执著于“不成功的写作”者的损失,它显示出我们时代的阅读是否是不成功的不奏效的。在文学体制与文学市场的夹缝中,存在着一种读者的伦理。一本“诗人之书”所检验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知解力。

耿占春 海南大学文学院
2000年6月

M U C I

目 次

写作的伦理(序) [001]

耿占春

前小说



有一天一个自称能够代表我的人来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想让你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我……

- | | |
|-----------|-------|
| 大人千古 | [003] |
| 手套党人 | [023] |
| 暴力乌托邦 | [035] |
| 贫苦夫妇 | [046] |
| 凶险时辰 | [052] |
| 国王的战争 | [061] |
| 火马谣 | [065] |
| 僵尸的歌唱 | [068] |
| 寻找上帝的幽灵 | [071] |
| 诗人之书会不会畅销 | [074] |
| 河边游走 | [078] |
| 到达玛曲曲果 | [083] |
| 有一个传说 | [085] |
| 孩子国童话 | [087] |
| 上帝的脚步 | [093] |
| 天使与猪 | [095] |
| 矮种马 | [096] |
| 三个游击队 | [097] |

M U C I

目 次

假人	[101]
游戏	[103]
幸福者	[105]
落水者	[107]
不成功的写作者	[108]
关于敲门的种种假定	[110]
语词国土	[113]
雪之声是赞美还是威胁	[116]
良心	[118]
祭与歌	[119]
沉睡中的人脸	[121]
冬夜的丧失	[122]
家庭平面(1)	[127]
家庭平面(2)	[129]
人类的哭泣	[132]
神学初步	[135]
政治、文化与怀旧	[138]
不合时宜的痛苦	[145]

后随笔



拳头终于举起来了

M U C I

目 次

故事新编



这是一位英雄的受难，也是一个纵火犯的受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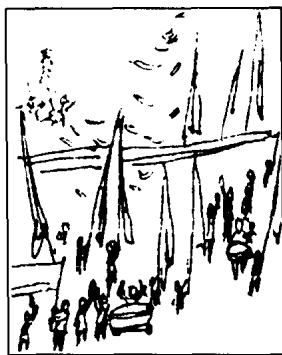
- | | |
|------------------------|-------|
| 传说中的痛苦 | [157] |
| 高擎永恒正义之火以及
自缚的普罗米修斯 | [170] |
| 普罗米修斯，歌队以及仙女 | [182] |
| 忘恩负义的故事 | [196] |
| 色相的创造 | [208] |
| 普罗米修斯的乌托邦之旅 | [219] |

M U C I

目 次

瞧啊! 这些观望者	[235]
最初之舞	[236]
拳头终于举起来了	[237]
革命时期的经典造型	[238]
人无分老幼	[239]
他们把这叫做“批判”	[240]
孤单的个人	[241]
要么开会, 要么劳动	[243]
虚假的游行	[245]
为什么我们没有伤感	[246]
愤怒与作戏	[248]
阴谋	[250]
知青研究	[252]
麻雀意识形态	[256]
金训华, 王小波, 瑞恩	[258]
百姓, 而且刁民	[261]

看图说话



我们从小就是在政治神话中长大的



前小说



有一天一个自称能够代表我的人来到我的房间，
他说：我想让你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我……

● 传说中的痛苦

郎毛 著

大人千古

1

有一天一个自称能够代表我的人来到我的房间,我是在他指天发誓的诺言中让他在我的桌子对面坐下的。

他先是为自己冲了一杯茶,然后开始说话:我想让你把一部分权利交给我,我会使你无忧无虑的,你可以安心在你的房间里研究学问。关于真理,实在有许多学问呢!

我也为自己冲了一杯茶,他的许诺当然使我动心。这时候夕阳斜照,从窗子看出去,太阳在树梢上一派辉煌,像是一个亲临的梦,一首赞美诗和亘古常新的颂歌。我对那人说:我当然乐意安心做学问,我对真理的兴趣一点也不小于你。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你要把我的权利拿去多久呢?

这时候这不速之客已经喝完了最后一杯茶,显得轻慢,踌躇满志,他望着我的天花板说:你这话问得好生奇怪,你不觉得把权利交出以后你轻松多了吗?我就是要使你轻松、惬意、幸福。是的,我能够代表你。

2

这以后我就不断看见有人走上街头。“以人民的名义!”他们

说。在研究真理的间歇，我打开窗户，能听见那潮水一般的怒吼，还有尖锐的器皿破碎的声音，战争的消息也一天天迫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3

直到有一天那位不速之客再次走进我的房间，这次他甚至没有敲门，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

客人把一条腿压到另一条腿上，不慌不忙地喝茶，把茶屑接连吐在地板上。

我忍不住说：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我手头还有许多事做。出于礼貌，我仍然称他为“先生”。

客人说出的话令人震惊：你？现在已经没有你了，懂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可以到街上去看，去问，然后你会明白的。

这是又一个黄昏，太阳融进远方地平线上的树林，树木挣扎着燃烧，像是传说中的火鸟，狞厉，乖张，奔放。

4

我走出我研究真理的房间，我发现街上真的变了。

我走进亚当的店铺，他被上帝驱逐以后在十字街口开了个杂货店，我以前常在这里买些蜡烛什么的，我相信他诚笃厚重，童叟无欺。我说：我不是来买蜡烛的，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我真的被一位陌生人代表了吗？

亚当用鸡毛掸子掸去柜子上的灰尘，然后反问我：你是否让那人进入了你的房间？

我说是的。

亚当说：那他就代表你了，他拿走了你的权利，通常都是这样。

可是我并没有对此作过任何承诺。

亚当凄凉地笑笑：你真的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连我的店铺也不是我的了，原来的店铺叫亚当店铺，现在呢？

我连忙退出亚当的房间，看见临街门楣上挂的牌子，果真写着“人民店铺”几个字。

你说他叫“人民”？

5

“是的，人民。”夏娃说。

夏娃这时候变得兴高采烈：人民就是一切，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亚当，只有人民。

人民在哪儿？

人民就是最初进入你房间的那人，也许那是一种抽象的力量，我相信他代表了终极真理，他无论做什么都不过分。

被蛇所诱惑的女人啊，什么时候变得像个哲学家，像个狂热的异教徒？

夏娃这时候正在浴池里泡着。我看不见那片蜡质的无花果树叶，只觉得她穿了一条内裤，上面有一个醒目的标志。

“可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我叫道。

“那是在伊甸园里。现在不了，我早就和亚当分手了。”

现在你干嘛？

我是浴池的服务员，没错，是服务员。现在都这么叫。我为大家服务，为代表我的人服务，我甚至想嫁给他了。

那人到底是谁？

夏娃从浴池里站起来，水淋淋的乳房坚挺红润。这时候天窗上蓦然射进一缕阳光，我看见她鲜艳的内裤上写着两个字：人民。

我禁不住叫了起来：啊，你这上帝所抛弃的人！

6

我记得我走了很远的路,当我回头眺望时,再也看不见那个巨大轰鸣的城市了。

不时有骆驼队迎面走来,神秘矜持的阿拉伯人骑在高高的驼背上,夕阳使他们明亮。驼队溅起的沙尘有时候弄得我睁不开眼睛。

他们是我的兄弟,可是他们往埃及的方向去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

夜晚,洁白细腻的月亮照着我的帐篷,一丝风也没有,只有梦一般的柔软沙漠向远方起伏延伸,向遥远的星星沙漠无穷无尽地延伸。

我在帐篷外面尽情撒尿,这时候我看见了上帝。

7

我为自己的裸体深深不安,当我急着往帐篷里钻时,上帝叫住了我。

他不明白我为什么离开城市,“那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呀!”上帝说。

“可是连亚当夏娃也分手了,他们分别在杂货店和浴池里服务。”我告诉上帝。

上帝的笑容有些僵硬,月光渗进笑容像是水流到冰上。“是的,那个城市我已经好久没去了。”上帝承认。

这是否意味着他对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不负任何责任?

“那么代表我的那个人呢?连你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忘记了自己的赤身裸体,我向上帝大声吼叫。

“我当然不知道,我好久没去过那个城市了,真的。”上帝说完这句话,就消失在沙漠和月光的深处。

8

没有人告诉我会走到哪里。早上我钻出帐篷,光光的脚丫摞在沙丘上,我觉得有些潮湿。

就是说昨天晚上下雨了。上帝走了以后沙漠上下起了雨,它使那些细小的沙虫加速了蠕动,雪白寂静的沙面上出现了令人感动的痕迹。

莫非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我似乎听见了雨打在帐篷上清脆悦耳的声音。

我相信前方应该有一个草坡,青青的洁净的草坡,我和羊儿偎在一起,羊儿的眼睛湿漉绵长,草坡像是白色沙漠上的一潭湖水,它使我忘记了那个令人不快的城市。

9

施洗者约翰看见我时,难过地把手浸在约旦河里。

你要为我施洗吗?

不,你应该回到你的出发地去。

我已经走这么远了,我跋涉了沙漠,那里面的艰辛你难以想象。

施洗者约翰坚决地摇了摇头。“我不以为你是圣徒。你应该研究真理,而不是在这漫无边际的大沙漠里游走。”约翰说。

我蹲在约翰施洗的河边,看见清亮的河水里我疲惫的脸荡漾着,约翰在河水里也没停止对我的注视,河边的巨大石头映到水面上上了。

可是那个城市里已没有我能做的事了。所有的人都承认我的